

臺灣總督府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泰雅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譯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主編)，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編序

好幾個世紀以來，台灣的原住民族維持著無文字社會的傳統，其內部的生活世界無法藉由書寫材料為外人所理解。雖然在十六世紀以後，受到來自荷蘭、西班牙、明清帝國文明的劇烈撞擊，西部與北部地區的原住民族和外來民族貿易通婚，逐漸融入新的生活方式。但是生活在山區與東部的原住民族仍然持續其自主性的發展，鮮少受到外來文明的控制，也從未被外界所理解過。一直到十九世紀末為止，文獻材料上對於這些民族全體的族群類別、人數、名稱等等基礎的知識依然十分缺乏。雖然清朝政權基本上已經完全掌握西部與北部地區，但並未意圖、也沒有能力對於這些民族進行系統性的理解與調查。1895年以後，日本帝國挾帶近代國家殖民主義與科學的力量再度強力叩撞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其結果造成原住民族的激烈抗拒，也迫使殖民政權付出慘重的代價。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強大的國家與科學的力量之下，促成了以日文所寫成的調查研究資料大幅遽增。藉由這些文獻與材料，外在世界才有可能嘗試理解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的全貌與動態。

日本所做的研究與調查工作從1895年即已展開，由官方派遣的伊能嘉矩以及學界所派遣的鳥居龍藏等人所做的先驅性的踏查與研究工作，率先奠定了認識與理解的基礎。立足於這個基礎之上，更深入的調查工作則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主導進行，1902年該會在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統籌下成立運作。作為一個初掌殖民政權的後進國家，後藤對於當時世界各殖民國家的殖民政策經過評估之後，深知要進行近代的、法治的統治制度，必須認識當地的風俗習慣的差異，因此他力主須先成立一個特設機構來進行調查的任務；於是籌組了「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該會組織在總督府的行政機構內層級極高，人事經費規模龐大；會長由民政長官擔任，委員需由內閣加以任命，調查事務必須接受總督的監督，最後調查結果則提供給政府部會進行在殖民地立法起草的參考依據。對於這樣的基礎調查事業，後藤認為原有機構內的刀筆之吏無法勝任，因此特別延攬在法學界享有碩望的京都帝國大學法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主持並策畫各項調查工作。後藤於1906年即離開台灣，在岡松的主持之下，會務持續進行到1917年結束，歷經五任會長，聘用人員前後多達300多人。

岡松參太郎所主持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主力是放在清國行政法、漢人習慣法以及土地、農工商經濟現況的調查研究，他所邀聘的委員大都具備法學及經濟學的素養，更須精通漢文且對西方文明具有認識。該會組織分為三部，第一部與第二部負責進行調查，其調查成果最後提供給第三部門作為正式起草審議法案的參考依據。1909年，第一部內的法制科對西部平原的調查大致結束，作為另一個階段的調查事業的開展，同時岡松也受到昔日留學德國時的法學教授 Josef Kohler 的鼓勵，故在該部底下又成立「蕃族科」，開始進行對台灣原住民族諸項生活慣習之調查。

「蕃族科」比起其他科別來說，規模最小，科內的補助委員共有四人，分別是小島由道、平井又八、河野喜六、佐山融吉，負責調查與編撰事務。當時的蕃務總長大津麟平是屬於跨部會的委員，也參與協助工作。補助委員之中，以小島由道與河野喜六為最資深，小島從1903年起即進入法制科內，主要負責調查中、南部的客家與平埔村落之親屬與繼承制度，河野亦曾於1902年起在第二部調查過台灣的農工商業經濟，後來也轉入「蕃族科」之下。其他兩人應是新聘，背景不詳。本科底下僱用的約聘人員各有其來歷，包括森丑之助、伊能嘉矩、淺岡誠、渡邊榮次郎、安原信三、小林保祥等三十二人，其中有總督府蕃務本署的職員，也有通譯或是當地警察與學校教師等。

在短短的數年中，以這些人力配備，要對台灣島上山區及東部的原住民族進行調查，實質上困難重重。原住民族的調查無法如同漢民族的調查一般，可以藉助於長久以來日本所累積的漢學基礎知識，或可借重前清遺老碩儒口述資料；而是必須深入部落才能獲得前人所未知的廣大的「生蕃」世界的知識。但是實地的訪談調查在當時，又因為仍有許多地區尚未被日本政權所掌控，所以深入部落社會的調查工作隨時伴有生命危險；事實上補助委員之一的平井又八就是在調查途中被阿美族人馘首而亡。縱然在這種情形之下，「蕃族科」的調查工作仍然獲得令人驚異的成果。1913年以後到1922年間該會陸續出版《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以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三套各八冊的調查成果，另外加上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圖譜》二卷、《臺灣蕃族誌》第一卷，合計二十七巨冊的研究資料，這在當時全世界對於少數民族所做的基礎調查事業中可謂創舉。

該會在二十世紀初期所獲致的調查成果對於後來所有調查與研究，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實際上「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工作在1917年即先行正式宣告結束，因此「蕃族科」的調查出版業務，遂在總督府內另成立「蕃族調查會」以完成未竟之業。「蕃族調查會」持續至1922年才將出版事業結束，由於大部份的成果報告書的出版時間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結束之後，因此該會的調查成果並沒有如同漢人的調查

研究一樣，在殖民政府制訂法律時成為第三部門的立法的依據。岡松反而利用前二套調查報告書的成果，完成了一套不折不扣的法學鉅著；也可以說，該會後來的調查研究似乎並沒有受到行政部門的約束與掌控，反而任由調查者的求知與記錄的興趣所趨而水到渠成。因此該會的調查成果，所留給後世在學術上所成就的價值，要遠遠超越在政策制訂上所扮演的角色。

著眼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調查成果在台灣原住民學術研究上無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十餘年前本所於劉斌雄先生擔任所長的時期開始，即陸續展開翻譯該會的調查成果，以及其他日治時期重要的民族學文獻的中譯工作。本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編，出版於1915年，屬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成果之一。這套書共分五卷合計八冊，第一卷調查泰雅族（不含賽德克群），第二卷阿美族與卑南族，第三卷賽夏族，第四卷鄒族，第五卷計四冊，包含排灣族與魯凱族，研究對象涵蓋島內多族。我們認為這一套調查報告書在學術上的價值可分四個層面來看：

一、民族誌的宏規遠圖

本書是調查者長期深入當地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的結集。從部族的分系沿革、神話傳說、體貌裝飾、價值心性、宗教祭祀、住居空間、飲食生業、禮節習俗、以及人的生死、性別、老幼觀念等盡可能細膩地記錄該族群的文化系統。另外有近一半篇幅，則對該族親屬體系，包括家、婚姻、收養的觀念；以及財產、土地、所有權與繼承的觀念；並及於律法觀念、外交關係等社會組織結構的嚴謹記述。這樣的民族誌書寫形式不僅在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上可說是先驅之作，並且在人類從事異文化書寫史上綻放異彩。舉凡當代文化人類學所重視的深入當地社會、學習當地語言、以及從當地人的眼光看世界等田野工作的基礎工夫，在這套書中已經隱然可見，並且這些觀念的實踐在出版時間上早於任何這方面的西方經典之作。儘管這套書作者的身份與角度並不明朗，而從書中敘述語氣與觀點前後有異的狀況推論，應屬於集體的調查成果，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其在民族誌寫作上的劃時代意義。

二、法制史的研究企圖

本書具有非常嚴謹的法學架構，正如同這套報告書的策畫者岡松參太郎往後在其自序中所提到的，他在漢人的法制觀念調查結束之後，很想藉由漢蕃習俗的比較，納入十九世紀後葉在歐洲學界被熱烈討論的人類法制史的研究課題中，以貢獻所學。尤

其他相當地意識到古代法研究的大家 Henry Maine 對印度所做的研究，所以在整個調查方向的設計上，以歐、日民法的架構來探索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性質與律法觀念。不僅如此，最初整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原始目標，即是要在殖民地立下與本國不同的特別法，所以需要特設機構研究當地習俗作為立法依據。姑且不論這個構想是否真正付諸實行，但是其立意在當時確是相當進步的觀點；亦即各民族各有其不同的律法觀念，所以必須建立不同的法律才能適用於不同的社會，以達到法律所應該發揮的社會控制的機能，這樣的想法處於今日仍值得讀者深思。

三、珍貴的語言學記錄

本書獲致的另一個最大的成就即在於當地語言的正確記錄、運用與詮釋。「蕃族科」的調查方針上自始即加以明示：「由於無文字可憑藉，在調查諸般社會事項時，務須研究該族語言，捕捉該族語言之真義。」這一點也是當時非常進步的人類學田野工作觀念。在這樣的方針下，本書不僅達到民族誌的成就，亦可視同為一部台灣原住民族首度，抑且至今仍然是唯一的社會語言學的重要語彙著作。唯有事先確認了這些大量的社會文化語彙的意義，我們才有可能掌握語言所延展出的社會文化脈絡，也才理解該語言的使用情境。然而，本書的語彙因為時日已久，加上原住民族社會在本世紀中所經歷的劇烈的社會變遷，使得許多語言因為不再使用而瀕臨消失的邊緣。因此，在今日進行語彙採集與保留工作更形困難的情況下，本書所留下的原住民語彙記錄益發彌足珍貴。

四、史料保存的意義

本書在年代、調查對象與其區域、人口方面資料相當齊備，雖然在敘述角度上摻有撰寫者的立場，流露出日、漢、蕃三者比較的意圖，但是基本上其內容敘述並不帶有理論學派的成見，反而是以調查與記錄當時人群的社會文化活動為其最大的撰寫目的。因此，要理解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原住民族的生活世界，尤其是細緻的社會文化層面，本書提供了最樸實的原始記錄。這些記錄在今日看來，不僅對理解異文化有重要的貢獻，更具備了史料上的價值。除了配以豐富的照相、圖繪的資料外，尤其是在「附記」部份，撰寫者留下調查當時的見聞；例如原住民為傳染疾病所困擾而不得不歸順的事實，或記錄各部落之間所形成的敵友關係，或是為了說明內文而附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佐證等等，使得這些「附記」讀來饒富史料趣味。

上述這四個層面的學術價值，也顯示出本書的編譯工作所具有的高度挑戰性。因

為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明治時期的日文如何翻譯成為適切中文的問題而已，這套書內大量用日文假名所記錄的原住民語言，要如何復原為今日大多數原住民族所使用的拼寫文字，更是一個難題。經過了八十年的歷史變遷，書中的社會文化諸項已不復多見，何況各部族方言分歧，若不能先確定該書所記錄的語言支系，延請既能理解日文假名發音，又能使用晚近原住民語言拼寫系統的語言專家，則終究無法處理本套書中扮演靈魂角色的原住民語言。甚且，在相隔八十年之後的台灣社會裡，原住民族不再是永遠缺席的讀者；我們無法只為中文讀者翻譯日文著作，更必須重視原住民讀者的存在。

幸運的是在泰雅族語彙上我們獲得 Masa Tohui (黃榮泉) 的協助，使得這本書的泰雅語復原工作順利完成，並且做完這項工作以後，我們也才理解到雖然相隔八十年，由於當時語言記錄的態度與作業的嚴謹，使得這本書的泰雅語近乎百分之百可以確認。而這樣驚人的成果，Masa Tohui 告訴我們，其最大的因素在於當時有一位女性名叫 Yajut Blyah (1885-1932) 協助校定本書的泰雅語。這位女士正是他的父母的舊識好友，也是他所屬的大料崁泰雅族眾人皆知的傳奇人物。Yajut 是竹角頭社頭目的女兒，16 歲時嫁給受雇於當地樟腦會社的年輕藥劑師中野忠藏，婚後於 1904 年進入臺北艋舺公學校受日語教育，不幸丈夫過逝，然而她仍完成學業，並且 1911 年繼續昇入女性最高學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後來的第三高女）就讀。1915 年畢業之後她成為內橫屏蕃語講習所的講師直到去世，是當地理蕃職員之中備受敬重的泰雅語教師。據說她口說流利日語，面帶刺青，常身著和服或洋服來往於新竹與台北之間，旁人皆為之側目。似乎是「歷史的宿命」使然，讓 Masa Tohui 再承接上 Yajut Blyah 的工作，把書中以日文所正確記錄的泰雅語賦予新時代的羅馬字，完整無誤地拼寫出來。這也讓我們體認到，無論是使用何種文字系統拼寫，世世代代口頭相傳的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自有其強韌的生命力量存續下去。

在本書的編譯過程中，我們特別感謝泰雅族語言文化工作者 Tesing Silan (廖英助)、Dakis Pawan (郭明正) 在復原作業中所給予的諸多協助，尤其是廖英助對泰雅語的深刻認識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此外也感謝 Alow Hola (宋神財)、Yuma Dalu (黃亞莉)、Pling Yapu (楊清文)、Yulan Doyu (蔣文鵠) 的支持與協助，同時我們也從語言學家黃美金的指正中受益匪淺，並且感謝李王癸的賜教；此外，土田滋協助我們對台灣南島語言整體的認識，他的熱誠參與令我們感動。在日文中譯部份，本書初稿由余萬居先譯完，徐人仁校譯，於 1995 年初起由傅玉香、黃秀敏、張淑靜接手，先後做過不下七、八次的校譯；中文成稿之後，又再由本所編輯委員余光弘以專業要

求予以審閱修改，在此謹向上述工作人員的辛勞一併致謝。在編輯排版方面衷心感謝江惠英的多方協助，張秀葱的善後彙整，同時黃金鐘對於品質的要求也是完成本書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林清富董事長的熱心贊助，使得本工作得以在 1995 年起順利推展。同時，李遠哲院長自始即對於本所編譯工作給予鼎力支持，不僅提供經費上的協助，在精神上更是我們的支柱。

謹將本書獻給書中知識原來的 擁有者——台灣原住民，他們才是真正的作者！

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 徐正光

執行主編 黃智慧 謹識

1996 年 6 月 30 日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中譯本，pp.9–1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黃榮泉合著）。1996。

泰雅語與其拼音書寫系統

黃榮泉・黃智慧

一、本書的泰雅語復原工作

最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正著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篇之日文中譯本出版工作，該書於日據時代相當早期的明治 42 年（1909 年）2 月即開始調查至大正 4 年（1915 年）正式出版。當負責該書編譯工作的黃智慧女史委託筆者，復原書中使用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記錄的泰雅語時，我在與黃女史初次見面後便為她的熱誠所感動，於是就欣然答應了。雖然該報告書中的泰雅語記錄已距今八十多年，但在泰雅族的文化與歷史之傳承上却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因此黃女史賦予筆者的可說是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使命工作。

泰雅語是日據時代理蕃史上最重要的對象——泰雅族所使用的語言。在語系上，泰雅語屬於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 [一說馬來亞—玻里尼西亞 (Malayo-Polynesian) 語族] 中的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n) 系 (包含呂宋島、馬來半島、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其特殊之語言現象成為國內外學者專家的研究對象，特別是最近國內外學者所發表之研究皆一致認為，在眾多南島語族中，泰雅語是最具有古語特徵的語言。這些研究報告讓我對這項工作益覺興致盎然。

目前一般所知的泰雅語是指 msbtunux 或 gogan 二部族的語言，即現今桃園縣復興鄉前山、後山部族間所使用的語言。廣義上還包括居住在其上游地區的 mknaji 和 mrqwang 兩部族，以及自 msbtunux、gogan 地區移居到現在台北縣烏來鄉地區的 mstranan 部族，此外，現居宜蘭縣大同鄉崙埠村、松羅村、英士村、部分樂水村，並再加上現居新竹縣尖石鄉水田、嘉樂、那羅、義興，和五峰鄉石鹿、白蘭地方等部族也包含在內。由於日據時代將理蕃的重心放在角板山（今復興鄉）地區，加上聚居這些地區的泰雅各部族皆出自發祥地 pin sbkan，所以其語言必然完全共通。雖然其他部族，即南澳、泰安、和平等各鄉的語言有些差別，但他們將 msbtunux 或 gogan 語理